

人间

雪趣

高守莲

飞雪弥漫,我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,迎风踏雪去给老妈送冬至水饺。路很近,可大雪无痕,生怕脚底打滑,我小心翼翼地踩着雪走。回家的路上行人寥寥,我驻足张开双臂,用手去接那飘飘洒洒飞舞的雪花,感受皑皑白雪的情趣。

奶奶活着时,每年的首场大雪,我张开双臂拥抱雪花,她却在院子里放一个方凳,上面放一干净的大白铁盆接雪花。待雪花满盆,端回屋里化水,把雪水装进玻璃瓶,放到水缸旁。奶奶告诉我,这雪水是夏天痱子止痒的偏方,治疗湿疹,脚气也有效。我至今没有去验证。

上世纪80年代以前,我家住在张裕博物馆对面的纺纺大院,玻璃窗黑瓦平房。到了冬天,一排排的黑瓦屋檐下,倒挂着一根根长长的、圆圆的、尖尖的、晶莹剔透的锥体冰凌,寒气透着壮观。调皮的男孩子会拿着木棍跳着高敲冰凌,但坚硬的冰凌也只能被敲下尖细的一小段。可当温暖的太阳出来,气温升到5℃,冰凌开始慢慢融化,一排排偌大的冰凌瞬间从房檐下哗啦落到水沟里。

如今住在高楼上,家里有暖气,望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,却很难见到玻璃上有冰凌花。住平房的冬天,每天早晨起来,总会看到两扇窗的六块玻璃上冻着一层磨砂般的冰凌花,不同房间每块玻璃上的冰凌花纹路都不重样,雪花形、树叶形、树干形、花瓣形……各式各样,漂亮极了。待太阳照到玻璃上,冰凌花慢慢化成水汽,我就会用手指在玻璃上写写画画。

雪中,男孩子是玩得最开心的。他们穿着棉袄棉裤,戴着遮耳朵的棉帽儿,穿着棉乌拉或是水靴子,喜笑颜开地打雪仗、滚雪球,一双双小手、一个个小脸腮冻得发红,也不喊冷。他们比赛谁的雪球滚得多,谁的雪球滚得大。大个子的滚雪球占上风,最大的直径可达一米左右。滚好的雪球停在大院井台前,大雪球上放小雪球。戴着编织兔帽出门的女孩子们,在两个雪球中间系上一根红带子,用麻袋绳做成头发扣在小雪球上,插一根胡萝卜就是大鼻子,两颗煤球当眼睛,半块黄泥就是嘴,一根枯树枝斜插进大雪球,就成了纺纺大院站岗的“雪洋人”,矗立在井台前,好长时间不融化。

男孩子们还有一项运动,那就是滑冰。他们在双龙胡同北路口的高台阶上坡路面上洒水,制作出一条短冰道,专打滑溜冰。双人滑是一个站着拖着一个蹲着滑,或是一个大孩儿推着一个小孩儿滑,大部分是单人滑,姿势各式各样,玩得不亦乐乎。

上世纪60年代末的冬天非常冷,烟台山医院对面的市血站北海边还没填海,浅水区停放了许多舢板,海面结了一层薄薄的冰。在舢板上玩耍的男孩儿中有人提出下去滑冰,不想第一个从舢板跳下去的老四用力过大,把冰面踏碎了,人一下子掉到了没腰深的海水里。舢板上的其他男孩儿眼疾手快,迅速把他拖到舢板上。幸好离家近跑得快,衣服还没冻透,妈妈给他换下湿衣裳,让他喝一大碗姜汤,睡了一大觉,人就没事儿啦。

当然,学生们也是扫雪的主力军。纺纺大院所在的双龙胡同离北海边百余米,扫了雪直接送到海里。那时的扫雪工具主要是木锨,就是一块木板中间安装一根木棍,专门推雪,一推一大片,聪明的男孩子直接滚着大雪球往海里送,女孩子们则把雪装进柳条大筐,男孩子们用绳儿拖向北海边。那时没有现代化的清雪工具,但是积雪清理得很及时。一般都是边下边扫,如果雪大不停,就在出太阳时清扫,铁锹插底木锨推,比较省力。

烟台雪多,在没有羽绒服、暖气和电视的那个年代,人们穿棉袄棉裤,戴棉帽子,围围脖,条件好的套个呢子大衣和棉猴,脚下穿着条绒或猪皮棉鞋、解放鞋、“乌拉绑”、水靴子。家家烧火炕,生个花盆炉子,人们围坐在火炕上,望着窗外屋檐下的冰凌,看着窗户上美丽的冰凌花,盼望着春天尽早到来,收下冬天送去的滋润万物生长的瑞雪。

盼过年

程绍堂

儿时,每到年根,我都沉浸在盼望中,那种急切期待的心情至今难忘。过年的诱惑太多了,吃好东西、穿新衣裳、有压岁钱、放鞭炮……这可都是平日里捞不着的享受。

我的孩提时代食物匮乏,一日三餐不是地瓜就是地瓜干,玉米面饼子要分着吃。只有过年过节,才能改善一下生活。每年一进腊月门,我就掰着指头算,恨不得明天就过年。好在,父母也开始筹备了。到了赶腊月集的日子,父亲揣上一年的积蓄,到集市上买回几斤肉、几条鱼,再杀只自养的公鸡。母亲把平日节俭省下来的白面蒸成饽饽,油炸些面鱼、豆腐丸子,炒些花生,年货就算置办妥了。别急,这些好吃的东西要等到过年那天才能享用!大年三十终于到了,早饭是面条,午饭是大米饭,晚饭是饺子,不但饭好,而且可以放开肚皮吃,我每顿都吃得肚子饱饱的。过了大年初一,开始走亲戚,到正月十五这段时间,几乎天天吃好饭。你说,这样的日子谁不巴望呢!

还有穿衣,我做梦都惦记着过年穿新衣。每年,母亲都会尽可能地给我们做套新衣裳,布料大都是她一手织的。一到正月,我都会喜形于色地穿着新衣裳到处显摆,每当有人夸赞自己的衣裳好看时,心里就特高兴。这段时间,我格外地爱干净,生怕弄脏了新衣裳。只是好景不长,一出正月门,我就要把新衣裳换下来,交给母亲保存了。我虽不情愿,却也无可奈何,只能乖乖脱下。

放鞭炮,对男孩子的吸引力特强。每年到了腊月集,我都会跟着父亲赶集买鞭炮。我是兄妹中的老大,放鞭炮的事自然由我一人包揽啦!到了除夕夜的午夜时分,父亲把我从睡梦中叫醒,让我放鞭炮。我睡眼惺忪,却格外兴奋。

除夕夜放鞭炮,既有讲究又有几分神秘。我将鞭炮高高地挂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上,父亲告诉我,放鞭炮要力求一燃到底,脆响、不卡壳,否则被视为不吉利。为确保燃放效果,父亲把买回的鞭炮放在炕席下,让其保持干燥不受潮。每次放鞭炮,我都有点紧张,担心鞭炮不响,反复几次才能点着。随着鞭炮的炸响,院子里顿时被烟雾笼罩,浓浓的火药味特好闻。很快,村里的鞭炮声此起彼伏,响成一片,整个山村笼罩在节日的气氛中。一直到正月十五这段时间,我的衣兜里都会装着小鞭炮,跟伙伴们一起燃放。尤其是小摔鞭,可以随时随地放,往地上一摔一个炸响,既不伤人又很方便,特好玩。

除夕夜,父亲会给我们兄妹分压岁钱。虽说多半是几角钱,少得可怜,却是我们最期待、最幸福的时刻,因为平日里,大人是不会给我们钱的。从正月初二开始,我便跟着大人到亲戚家拜年。每到一家,不光吃好饭,还能得到压岁钱,这对我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。一个正月下来,我能够得到十几元的压岁钱。在那时,这可不是个小数目!我把压岁钱藏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,好长时间舍不得花。

我和小伙伴儿即便当了学生,也要帮家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,玩的时间很少。且不说星期天和假期,就连放学后这段时间,也有活儿。只有到了过年,父亲才一改平日的严厉和苛求,不再管束我们。直到正月十五,我们都可以不干活,一天到晚地玩耍,也没有现在孩子那永远写不完的作业。

岁月流逝,许多过往已变得模糊,唯有儿时过年的记忆随着岁月的沉淀越发清晰,每每回想起来,都牵动着我的心,好温馨、好快乐。

流年记

过去这一年

慕然

翻着翻着,厚厚的日历就没了,新的一年悄然而至。背阴处的积雪是几天前留下的,有落叶冻在上面,寒风吹过,沙沙作响,几枚脚印,随着积雪迈进新的一年,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要说这世上最公平的,莫过于时间,它不会对谁多一秒,也不会对谁少一秒,只是默默地陪伴着你我。我一度不喜欢黑夜,不喜欢没有阳光空气的包裹,会有一种寒冷、孤独的感觉,而黑夜却日日而至,始终伴着我,于是我慢慢适应了它的静谧和安宁。

过去的一年,经历了很多,有好有坏、有悲伤也有欢乐。每到这个时候,不单单是我,或许很多朋友都会盘点一下过去,展望一下未来。当我想跟往年一样逐一盘点过去的时候,首先想到的是那些陪伴我的美好,留给我的美丽,而不是曾经的酸楚和无奈。或许年龄的增长让我看得更透彻,或许时间的发酵让我领悟得更醇厚。“人不是活一辈子,不是活几年、几月、几天,而是活几个瞬间。”这一年,不管得到了什么,失去了什么,所有的事情都接受。这一年,只记载曾经陪伴自己的温暖。

过去这一年,父亲苍老了许多,除了花白的两鬓,头发所剩无几,不再为琐事和母亲争吵。父亲做饭的时候,母亲常常在一旁默默地守着,即使什么也不做,只是看着。

过去这一年,儿子成长了,他陪伴在我身边的时间越来越少,写作业的时候习惯性地关上房门,妻子总是默默地坐在房门外守护着。

还有那一天清晨,值了一夜的班、饥肠辘辘的我准备点餐时,发现上早班的同事已经将一杯热腾腾的现磨豆浆放在我的办公桌上。

过去这一年,我们有北京冬奥赛场上的希望,有神舟飞船里的浪漫,我们没有按下暂停键,危机的同时更多的是转机,我们怀着勇气和热爱披荆斩棘……

回想中,那些事,那些人,留在心间的大多是感动。它们就像被树叶筛过的阳光,洒在地上,细碎但是温暖。记住温暖、记住美好的陪伴,即使那些不如意的地方,记忆的痕迹也会慢慢消散,如同最终要融化的积雪一样,或渗入地表或散发在空中,再也看不见。

当陪伴变成习惯,当关爱变成承诺,即便再不容易的日子,也会有温暖存留。这些存留,会成为给你加油、为你打气的坚实力量,未来会更好。